**前言**

多年以后，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大学的湖畔，博士第五年的汪炎回顾了自己的一生。

当年，汪炎以县城第一，省内第八的成绩，考到了北京海淀区某大学。报志愿的时候，汪炎没有任何犹豫，填写了自己从初三开课以来就最喜欢的学科，不，专业——化学。

带着对科学家的憧憬，对科研的追求，对学术的向往，汪炎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。他在化学的海洋里遨游；在图书馆看到自己只有盗版pdf的无机化学丛书；听了学长介绍买来影印版的《有机化学机理艺术》。他忘不了第一次花好几天读完英文文献，第一次拧反应釜，第一次在电化学工作站上测出不怎么好的催化性质——当然，他也没有忘记好好学高数，以及大学后才第一次听说过“编程”课——C语言。

那时，汪炎就从学长学姐口中了解到编程很重要，并且之后学了点其它编程语言，比如python和C++。虽然不止一次在知乎上看到各路低龄程序员吹水，看到五岁就跟着父母学习空气动力学的孩子，以及六岁就去硅谷参观的孩子——但对于实验党来说，python终归不如商业数据处理软件好用，他慢慢也就忘了这些。

当然，多年以后，这成为了出国读博的汪炎的，最后悔的一件事。

他后悔的不是没学好python，而是没听说过python。或者说没什么后悔的，因为在哪里出生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。

是的，所谓投胎运不好就是——在那个高考大省里，英语都不怎么被重视，而电脑几乎成为了家长们口中“玩物丧志”的代名词。学校的微机课都取消了，汪炎从何听说“编程”一词呢？

所以自己才会阴差阳错地喜欢了化学，喜欢了课本上的，被老师强调的内容，才会以为这是通往科学家的路，才会以为这是改变世界的方式。

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而不是十九世纪，化学已经不是化学了，而是骗取经费、学术灌水的代名词。虽然通过几年如一日的努力在高级期刊上发表了两篇论文，但汪炎知道，自己做的纳米材料什么都不是，没有任何理论应用价值。

在二十一世纪，纳米材料被吹得热火朝天。虽然微小的粒子尺度给它们带来了优异的性能，但因为表面积体积比很大，实际上它们相当脆弱。在自然条件下，纳米材料的结构通常几小时就会自发崩溃。无论汪炎的纳米材料性能多么高超，可怜的稳定性让它们注定被工业界唾弃。在科研经费年年削减的今天，汪炎的前途一眼望到头，**和改变世界的道路完全正交**。

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上面最新的推送是《[专访吴恩达：AI 将改变所有人类工作，下次寒冬不会到来](https://link.zhihu.com/?target=https%3A//www.leiphone.com/news/201810/3yPlcpM9pXF7U81b.html)》和《[15年来，自然语言处理发展史上的8大里程碑\_手机网易网](https://link.zhihu.com/?target=https%3A//3g.163.com/tech/article/DUIN93M805119734.html)》。

那几篇推送文章里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：**“编程”**。

汪炎凄惨一笑，自己是好好学数学和编程了，但是啊，在这之前和之后，这辈子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。他的青春都浪费在了毫无意义的高考题上，在每天的重复实验上，在曾经以为是科学圣杯的化学上。

**已经晚了，已经晚了，已经晚了。**

他毅然跳入了冰冷的湖水中，放弃了挣扎，失去了意识。

**后语**

插着氧气管醒来的时候，看着医院的白色天花板，汪炎就知道自己没死成。

因为凛冬将至，犯【hx】罪分子也蠢蠢欲动，学校安全警报频繁，警【hx】察扩大了巡逻范围，才及时发现了湖边的异样，救下了溺水后还没死的汪炎。

汪炎没有去想自己老板知道他付诸自【hx】杀行动之后会不会炒他鱿鱼，能不能拿到学位，会不会被遣返回国，他只是在想下次该怎么成功投胎——烧【hx】炭？不行，到处都是烟雾报警器；跳【hx】楼？不行，到处都是防护网……就算死成了，自己又有多大概率投胎到硅谷或者中关村的家庭里呢？

这时一个眼镜男推门进来，然后关上门，走向汪炎。大概是学校心理部门或什么行政人员，来通知自己被退学的，汪炎懒得看他。

“确定这个房间内没有录音装置及摄像头。”

眼镜男的一番话让世界画风突变。

“你的抑郁相当严重，药物治疗大概没什么用了，强制送你回中国你也会死，总之说是绝症也不为过。虽然那帮不负责任的家伙是想赶你走，但是多亏了我们的计划——我们实验室通过对你的大脑信号进行分析，已经知道了你的病因。“

”是的。那又怎样？”汪炎无力地说，但他又捕捉到了别的关键词：“计划？实验室？”

”非人道计划，改变世界的计划。”眼镜男的声音更低了，但在汪炎看来，他根本无法掩盖自己的激动，“你也知道这所学校是美国的顶尖大学之一，所以参与一些秘密计划也不足为奇。我们实验室就是其中的一员，统括了世界顶尖的脑神经科学家，计算机科学家，量子物理学家……”

“你是骗子吧。”这些又科幻又玄幻的话语让汪炎更加无力了。

“你可以在[http://XXXXXXXXXXX.edu](https://link.zhihu.com/?target=http%3A//XXXXXXXXXXX.edu" \t "_blank)和[http://XXXXXXXXX.gov](https://link.zhihu.com/?target=http%3A//XXXXXXXXX.gov" \t "_blank)搜索到我们的信息，虽然只是能公开的一小部分。”眼镜男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展示给汪炎。

“你有什么目的？”

“目的就是让你参与我们的计划。”

“我这种垃圾，研究的东西既不需要任何数学物理知识，也没有任何应用前景，更跟量子力学八竿子打不着，对你们有什么用？”汪炎眼神失焦地看着天花板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给自己画过大饼的人两只手数不过来，当年年轻的自己也激动过，然而一切都烟消云散了，最后什么都不是。

眼镜男严肃起来：“我们知道，你所后悔的就是这个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当初为什么会喜欢化学？”

汪炎把当初那个县城少年的科学梦一股脑倾倒出来，差不多回忆了自己一生。

末了，他补充道：“这就是信息不对称，当年我因为视野闭塞，所做的一切与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驰。我走错了路，改变不了世界，连其中一颗螺丝钉都做不到，只是浪费资源的垃圾而已，如果能重来一次……”他哽咽了。

他没有生在大城市，父母没有在五岁的时候给他讲量子力学算法导论，他的城市没有超级中学。花式繁多的创新大赛和学科竞赛、HiMCM和iGEM都与他无缘。他不能在高中发表专利和学术论文，不能在竞赛决赛拿金牌。他不知道标化成绩和课外活动是什么，他家也没钱让他知道。当他殚精竭虑地把豌豆性状的100种排列组合掌握得炉火纯青，算得出小电荷穿越200道电场和300道磁场后的速度和加速度，通过各种酸碱中和气泡变色反应推导出混合物的400种成分的时候，他终于考上了大学，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开始科研了。

他苦学几个学期，终于把高数物理线代概率考出满意的成绩——

这时他发现了那些人的存在。那些人的爹妈在娘胎里就开始教它们数分高代实变复变，它们是天之骄子，是十年前的天才少年，是如今的AI黄金一代，是一家三口X大人，是和谐家庭铸英才，是冉冉升起的科研新星。当汪炎辛辛苦苦在大四攒出勉强能看的履历时，它们的简历已经可以用来申请教授职位了。他终于发现，他的命运，在自助投胎时因为金币不够只能选地狱难度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注定了。

“就算重来一次，你也不能保证自己是不是出生在原来的小县城，有没有禁止你玩电脑的父母。”眼镜男平静地提醒他。

汪炎无言。

“好了，回到话题上来。我们希望你能作为志愿者参与计划。首先请允许我说明为什么会选择你。由于计划会导致志愿者所属的身体在物理上死亡，所以其必须为绝症患者。这不仅因为我们没有必要违逆法律，也是主导者大教授的要求。其次因为资源有限，所以我们的筛选条件很苛刻，以至于普通的绝症患者是无法满足要求的，比如单纯是癌症晚期想活下去的人。综合心理学分析的数学建模，我们认定志愿者会在重度抑郁患者中产生。我告诉过你，抑郁症是绝症，其中符合我们要求的抑郁症患者，就是你这种病因为**理想与现实间有偏差**的人。不是所有人都有理想，而你，不论是理想的远大，还是付出的努力，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设定的阈值。如果你同意参与，请在这份合约上签字，之后我再告诉你计划内容。”

虽然在告知计划内容前就要求同意令人生疑，但生无可恋地汪炎还是毫不犹豫地签了字。他边写边说：“可惜当初没有人引导我走向正确的路。”

“这就是我们‘重生天才计划’的目的。通过我们的设备，能够将你的意识转移入某个新生儿的大脑中，而这个新生儿，也会是某两个科学狂热者的孩子。”

汪炎抬起头，他黑色的眼睛里仿佛又有了光。

“这对父母都是从我们的合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中筛选的，因此保密性可以保证。他们的特点是，通过奋斗得到了足够的资源，但是面对理想仍心有遗憾，对自己的后代的要求也非常高。所以他们会非常乐意接受你，让你进入他们孩子的大脑。”

“似乎有两三个新闻报道过的**天才少年**就是这样。父母名校毕业，身居要职……“汪炎报出了几个名字，当然他没有像普罗大众一样称赞他们，更多的感情是嫉妒。

“那是我们成果。你可以搜一下在他们生日之前有没有名校博士自杀的新闻。”

“那我……”

“你在之后也会被这样报道，公开死因是自杀，溺水抢救无效。”眼镜男说，“但你不会真正死去的，我们的系统很先进，会传输意识而不是拷贝意识。虽然之后，你会由于新生儿大脑发育不完全而丢失部分知识，但由于它的分泌系统运作正常，你的抑郁症也会痊愈的。”

几天后，在某个国家实验室，某个地下室深层，某个极为隐蔽地房间，汪炎连接了脑机接口。

汪炎在父母候选人中选择了一对上海人夫妻，双方均为XX大学毕业，分别为ZZ跨国公司高管和YY大学客座教授。汪炎之所以选择再次投胎为中国人，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思维与中国人更契合，与新父母的磨合期会更短。

但他不知道多年以后自己会不会再后悔一次。